

中国：共生崛起

Toward Symbiosis: the Way of China's Real Rise

袁宏◎著

奉行全社会大和解 对外树立魅力大国形象
走好工商文明的课 稳健走上生态文明的路



社会建设是克服市场、政府与道德三重失灵的唯一妙方

“中国向何处去？”到“中国何以处世？”的主题转换

官退，民谄厚德，天下相安；官生，民生，协同生，是谓共生！

中国：共生崛起

Toward Symbiosis: the Way of China's Real Rise

钱 宏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内容提要

主要探索时代主题——从“中国向何处去？”到“中国何以处世？”；从“韬光养晦”到“坦诚担当”；从“选择复制”到“整合超越”；从“私民差序共同体”到“公民社会共生体”；从“工业社会”到“前生态社会”的转换，为处于文明转型和历史大变局前夜的中国与世界，聚集新的智慧，寻求新的动力机制，形成新的人类共生场，从而创建一个共生世界！因而，我们的目标是：重塑中国国家形象，并成为走向共生的全球化模范国度。

责任编辑：马 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生崛起/钱宏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130-1221-8

I. ①中… II. ①钱…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0839 号

中国：共生崛起

ZHONGGUO: GONGSHENG JUEQI

钱 宏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网 址：<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340

印 刷：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版 次：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字 数：388 千字

ISBN 978-7-5130-1221-8/F·519 (4093)

邮 编：100088

邮 箱：bjb@cnipr.com

传 真：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邮箱：horsearmy938@126.com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23

印 次：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0.00 元

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中國要成為“對生態社會的模範國家”
要錢宏先生表示的“學生喊話”要相
信“良知多於考卷”必將用“自由平等博愛”
“民有民治共享”一語成為人類生活的基

本價值訴求

辛卯年秋 錢宏題



导 读

共生崛起释义

简单释义

一位才华横溢的博友问笔者，能不能用一句最通俗的话来告诉大家，什么是“共生法则”、“共生关系”、“共生智慧”、“共生价值观”？

笔者说，共生是指不同主体各得其所的状态。因而共生是生态文明生活方式的一个最基本的简单常识。说白了，共生就是“自己活得好，也让别人活得好”。罗素《西方哲学史》的译者何兆武先生曾提到一句短语：live and let live，也是这个意思。更通俗点儿说，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可持续），“小众乐乐，不如大众乐乐”（更可持续）。

所以，共生就是生态文明条件下的天下（社会）襄安、襄宜、襄帮之道；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共生率程度越高，该国家或地区的组织管控成本就越低。共生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健康、简约（低碳）、高尚、可持续幸福而富有尊严的全新生活方式，即：“共生主义生活方式”。

哲学释义

当人们意识到，并开始谋求自身利益（“自己活得好”）时，自由主义就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而当人们同时意识到，并承认他人、他者也拥有这与生俱来的权利（“也让别人活得好”）时，平等主义就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

当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同时成为所有人的处世哲学时，每个人的自由就成为一切人自由的必要条件；每个人的平等就成为一切人平等的充分条件；而尊严主义、幸福主义就随之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于是乎，每个人的尊严、幸福也就成为一切人富有尊严、幸福的充要条件——这就是迄今为止，人类智慧能

够达到的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价值诉求。而能够体现这种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价值诉求的处世哲学，笔者以为，就是共生主义，或共生学说（symbiosis theory），而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运动的出现，总体上也趋于共生主义。

笔者坚信，中国的“厚德”、“天道”，以及“上天有好生之德”、“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古老智慧，或者说宇宙演化的法则，是能量转换的自组织；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就是生命自组织智慧能量的自由有序释放。

正如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一样，达到“众乐乐”、“大众乐乐”的目的，远不只是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世界、民族、国家、历史、社会、新的文明形态获得能量，即普遍动力——每一个人的生命自组织力——充要条件，如今已是一种时代最强音。共生哲学并不排斥激励性的竞争、竞艺、创优，更不是对人类游戏规则（games）的取消。共生，是保持、发扬、获得个性（多元—多边—多彩）、差异性（生物—文化—文明多样性）、优越性的激励、互助、相长。因而共生，从思维方式上，将过去的二元对立逻辑（A 即 B，或非 A 即 B），跃迁到三元全息思维；从伦理关系上，将传统的仁人（你、我）世界，跃迁到现当代的仁人（我、你、他）世界；从价值取向上，将过去的平面线性展开，跃迁到立体网络互动，通过丰富或拉开个体、族群价值诉求差异、需求差异建立丰富多彩的生命共生体、社会共生体，实现互助、互信、互联与协同、协熵、协和，达到共生的效果与目的。

所以，共生是法则、是关系、是智慧、是价值观。

善政、良治之基

爱因斯坦说过：“你不能跟造成问题的思维相同的思维，去解决问题。”所以，当代中国人必须在思维方式上超越“阶级分析”、“主义之争”与“东西之辩”。

中国人，在经历了“向苏联和向美国两个一边倒”的碎片化思维方式之历史演变和现实积淀后，笔者祝愿当下中国，官商学媒各界每一个有权、有势、有钱、有知，一句话，每一个有影响力的、组织的和非组织的国民，都懂得一点儿“共生法则”、“共生关系”、“共生智慧”、“共生价值观”：用全民共生价值观为一切硬道理导航。

搁置阶级分析、主义划线和东西之辩的意识形态纠结，超越“左”、中、

右、主流、非主流的政治划界争端，以便“对内实现全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大国形象”，轻装上阵，去“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态文明的路”，一切为了人民优雅从容而正常地休养生息，从而率先在全球普及一种健康、简约（低碳）、高尚、可持续幸福而富有尊严的共生主义生活方式。

在当下，特别是要去真诚实行中国人率先全球提出来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思想，坚定不移地努力使之上升为中国的最大国策，积极主动扶持社会成长，广泛建立健全的以“公民共生体”（Civil symbiosome）为崭新内涵的社会组织形式——可演化为“城乡共生体”、“工农共生体”、“社区共生体”、“区域共生体”、“跨界共生体”、“跨国共生体”、“全球共生体”。开创中国特色的“善政”与“良治”。

无论何种文明形态背景，公民共生体实现率与国民休养生息的优雅从容度，呈正比例关系；公民共生体实现率与社会管控成本，呈反比例关系。因此，保持国家永续发展的内在力量，是健全有序的社会自组织；引领世界协和相安的价值基础，是生态文明的公民共生力。

循此思路，中国社会真正的变革与转型就开始起步了！

超越之路：共生崛起的中国梦

任何文明形态都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三大关系价值准则以及相应工艺系统的表征。

就政治这一单项工艺而言，相对于封建、专制、极权（专政）的工艺系统，恩格斯晚年已经敏锐地指出：“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号已被推翻，老的万应灵药已经失效了。各个阶级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

然而今天，21世纪第一个10年也已经过去，人类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与发展，中国与世界在工商文明之路上，取得了空前经济科技成就的同时，由于化石能源危机、核子生化对抗、信息爆炸和超限战而出现全球性“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施恶的极限”三大极限；由于世界变小、变平，而出现的原子化社会（非亲情、非熟人社会）的极度发展，加上政党政治越来越呈现出“假公权以营私”的利益集团倾向，致使市场失灵（如单纯资本创新导致金融危机）、政府失灵（如财政过度聚敛导致与民争利的国家公权、公正、公信危机）、道德失灵（如市场与政府行为机会主义导致社会诚信危机）

之“三重失灵”崭露头角——其表征为群体事件剧增、精神病患者剧增、青壮年精子数量锐减，财政收入增长率与国民收入增长率剪刀差拉大。于是，无论是共产社会主义（苏联）模式或纳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还是民主社会主义（欧洲）模式或人民资本主义（美国）模式，都先后遭受了、遭受着且继续遭受工商文明内在的极限。因此，过去一个世纪形成的政党、套语、口号、万应灵药再次遭受了、遭受着同样的失效命运，各国政客、各学界大腕、社会各阶层有思想的人们开始看到并重新定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三大关系价值准则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以开辟一条通往新的文明形态即生态文明的超越之路——亦即从支配垄断（关系）走向共生（关系）。

如果中国人能较快、较顺畅地地理顺自己的内部事务，避免比“市场滞胀”更可怕的“政府赤胀”，超越“泛中等收入陷阱”、“泛产业化陷阱”、“丘陵山地人口大国城市化陷阱”、“外贸型制造业陷阱”四大陷阱，克服官员“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种危险，力求达到“官生”、“民生”协同生之共生效应，回归全民优雅从容而正常地休养生息的生活常态；如果中国注定要在全球化背景中重新崛起，成为继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后，能够引领世界潮流的国家，那么，中国带给当今世界的，绝不再是以军事强权、政治强权和经济强权为先导的文化，而必是一种更加上进、更具兼容、更有德行而富于良知、文明、共生的普世福音——一种健康、简约（低碳）、高尚、可持续幸福而富有尊严的共生主义生活方式在全球的普及！

基于此，我们需要重塑中国国家形象，整合超越西方语境的现代、后现代、后工业社会和工商文明，“以社会建设为中心”带动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当代性”、“前生态社会”、“全生态共生社会建设”之全球语境，成为走向共生的全球化模范国度。

笔者相信，良知、文明、共生三位一体，将成为中国和中国人新世纪新时期受到普世欢迎的处世哲学、文化标识或文化名片，而它的背面写着三个字——中国梦！

序 言

献给人类文明之树的一朵奇葩

侯 宁*

21 世纪以来，随着经济泡沫的日益膨胀，越靠近 2012 年，地球的灾难似乎就越多。有天灾，有人祸；有苟且，有沉沦；有危机，更免不了有冲突。于是，灾难甚至“世界末日”，成了当代地球人的热门谈资。

此时，开动印钞机，高垒贸易墙，祭出汇率战……政客们早已迫不及待地祭出各种“纾难之术”，但危机却似乎越来越深，不仅美国的经济数据一蹶不振，而且中国经济的楼市压榨也搞得天怒人疯。残酷的事实表明，解决危机的钥匙从来不在“术士”们手里，更何况在我看来，本次人类面临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深重的一场“透支性生存和发展危机”。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真正的智者该“越界”寻找的，是超越人类文明局限的发展之“道”，这才是强基固本、利国利民的卓越思考。而有幸的是，经历坎坷、大器晚成的钱宏兄正是这样一位难得的智者。

说起来，与钱兄谋面相谈的机会并不多，即便有，也是在书函、博客和微博中。纵如此，相识以来，与他在社会学、人类学等思想的碰撞却让我心喜若狂。心喜，喜的是彼此思想能撞出火花；心喜，也因从钱兄倡导的“共生智慧”里，我看到了中国乃至世界在日趋剧烈的各色灾难挑战下实现跨越式前行的可能。

说实话，无论是通过 10 余年来对中国股市的认识，还是通过对中国近年来渐入经济困境的思索，抑或通过对美国政治家和金融家围剿中国的观察，我对频繁见诸媒体的所谓“双赢”历来是怀疑的。中国“脱困市”2008 股灾降临时的残酷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等事实，早让我对“你死我活”有了比较深刻的认知，因为我看到，在一系列冠冕堂皇、温情脉脉的

“双赢”标语牌下面，往往深埋着无数糊涂死难者的累累尸骨——日本经济在“超美”冲动中迎来了“失落的20年”，多少日本投资者和企业家因此倾家荡产，中国股民则在“死了都不卖”的歌声中经历了“财产性收入”的生离死别……

那么，有“双赢”吗？有，在经济发展活跃且均衡的周期内可以有；在人类频繁遭遇空前天灾挑战而不得已“抱团取暖”的特殊时期的确可以有。但在这个以金钱为主导的赤裸裸的工商文明社会，“双赢”却常常是强者拿来欺骗麻醉弱者的罂粟花，貌似瑰丽，实则有毒。

然而，在经历了“靠天吃饭”的农耕文明和“人定胜天”的工商文明之后，难道人类就不能在“匍匐”和“自大”之后创立一种崭新的生态文明吗？能！这是钱先生的理想，也是我的理想，更是众多认真思考过人类命运的人们理所当然的价值取向，即不同种族和国家可以共栖，人类和地球理应共生，人类和大自然完全能够实现共济。

对此，这本还透着油墨芬芳的《中国：共生崛起》给出了钱宏兄的答案，也给出诸多有识之士对人类、地球“共生、相容、共栖”的人类新文明形态的多角度认知。这些不会是终结思考，但却必然会启迪未来，就像从目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深刻阐释并未过时，甚至正在应验，但人类终究还是要前进一样。显然，对立统一的“斗争哲学”终究有其局限，而有着鲜明的“天人合一”色彩的“共生哲学”，却似乎注定是东方文明献给人类文明之树的一朵奇葩。

2010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和谐社会”的主张之后又首次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陌生概念”。对此，业界或讶异或惊叹，但其实，“包容性增长”完全可以是“共生智慧”的一部分，而且这种“增长智慧”不仅属于中国，更应属于深陷全球经济危机的世界。

钱宏兄说得好：“共生需要大气度、大胸怀，更需要大智慧。共生、相容、共栖的实现才是社会和谐的最高境界。”而我想说的是，在“科学”发展出的核武能把地球和人类自毁无数次的今天，在“匍匐”与“自大”之后推进“共生智慧”，恰恰是人类拯救自己的唯一通途。

奥巴马说，如果13亿中国人都想过上美国和澳大利亚人式的生活，对全世界是一场灾难，所以中国必须寻找新的发展路径。对此，我们表示理解，地球的容载能力的确有其极限。但是，如果美国企图靠军事和美元强权等帝国主

义手段将灾难转嫁给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其结果才可能是全人类的一场真正灾难。对抗，绝非核时代的真正出路。所以，在呼吁中国践行低碳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呼吁全球领导人都来学习“共生智慧”，并期待各国的智者联合起来，以“全球视野，东方情怀，善待他者，和合共生”的大智慧思考人类的命运，从而跨越所谓“2012 式的新世纪魔咒”，将地球和人类带入一片圆融通达的文明时空。

若此，则地球幸甚，人类幸甚，“共生智慧”幸甚。若此，一种崭新的生态文明便有望在“天人合一”的臻境中展现其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神奇功能，人类便可真正骄傲地说：我是真的万物之灵，我与永恒的宇宙同在，与大地母亲永远同行！

2010 年 10 月 5 日

凌晨于朝阳区望京笔龙斋遵瞩草就

* 作者：侯宁，经济学家，2008—2009 中国十大财经人物。

知经误者在诸子

——局外人的星空

袁 剑*

一位对中国思想界情况颇为熟悉的年轻朋友送了我一个绰号：局外人的单口相声。如果其中还蕴涵着某种褒义的话，我愿意将这顶帽子转送给钱宏兄。因为他比我更为合适。

所谓局外人，是指其身份。

近20年，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景观：经济学家以及相关背景的技术官僚几乎垄断了中国公共舆论界，经济学以及相关的技术话题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唯一话题和唯一知识。造成这种荒谬状况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经济学的去政治化话语方式契合了近20年的政治环境；二是经济学迎合了近20年中国民间社会以及各级政府对财富的普遍想象。在这种头脑简单的想象中，似乎只有经济学才是发财致富的不二法门。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经济学就变成了中国改革唯一的知识及思想提供者，经济学家及其相关背景的技术官僚就变成了中国改革“权威”和“法定”的阐释者。换言之，在中国改革问题上，只有经济学家及技术官僚们才是“权威”与“法定”的局内人，而其他的“三教九流”的发言，如果不是“旁门左道”的搅局，就是超越专业的越界。极而言之，他们至多也只能算是中国思想界的边缘和点缀。在这个意义上，钱宏兄无疑是一个标准的局外人。

然而，正是这个局外人，却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探究和关心着局内之事，这不仅让钱宏兄显得特别另类，也让人觉得特别孤独。但正是这份孤独，让我对钱宏兄肃然起敬。在一个极端世俗化的社会中，执著于一种毫无回报的思想探索，如果不是出于强烈的知识兴趣，就一定是出于对天下国家难以割舍的大责任和大情怀。

但无论是哪一种，都让我从钱宏兄身上看到了一种精神贵族的气质。只有精神贵族，才能够独守在自己的精神家园，并且甘之如饴。在一次饭局中，钱宏曾经不经意地谈到自己的生活态度：我十块钱可以过一天，一万块也可以过一天。言外之意是，他对物质生活可以处之泰然。我想，他还有后半句没有说出来，那就是，只要让他可以自由地思考和写作。我不敢轻易揣测其他人，但就我个人而言，钱宏对物质生活的这种耐受力让我自愧弗如。在我的印象中，钱宏兄总是在不断地码字，不断地思考，不断地与同好们交流着那些在旁人看来与生活毫无关系的话题。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倔犟甚至偏执的思想探险者。可悲的是，在我们正在经历的被人称为盛世的当今时代，这种孤独的思想探险家正在成为濒危“物种”。这也是为什么当中国今天又一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时，却突然发现我们的思想资源如此贫困的关键原因。毫不夸张地说，在高速增长了30年之后突然遇到瓶颈时，从上到下，从精英到百姓，今天的中国正在普遍陷入一种手足无措、无所依凭的状态。只有到了今天，我想人们才会了解，局外人的思考原来如此稀缺，如此珍贵，而“当局者迷”的历史错误，竟然发生得如此频繁。在钱宏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引用了温家宝总理的一段即席讲话，“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在我看来，所谓“只关心脚下的事情”即是以狭隘的“经济人”视角去计算眼前的利益得失，这正是中国社会30多年以来被推到极致的一种文化；而关注天空，则是以一种最大的想象力和同情心，去探寻历史与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任继愈老先生为这本《中国：共生崛起》一书（原书名《大战略思维》），所做的题签“追寻可能的世界”，正是对“关注天空”这一隐喻作出的最好诠释。不用问，在熙熙攘攘的只关注脚下的人群中，钱宏兄是特立独行的仰望星空之人。这大概是局外人的另一层含义。不过，钱宏兄的孤独，可能并不仅仅来自其人格和精神，更来自其话语方式。

话语方式往往体现了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体系。在这一点上，钱宏兄是颇为奇特的。坦率地讲，钱宏兄的话语体系是很难进入的。作为其论述起点的几个原创的核心概念，比如“发展观点上的生态文明主义”、“文化上的社会共生主义”以及方法论上的所谓“背景组织主义”都是人们非常陌生的观念。而对这一代完全接受西方主流思维训练的学人而言，这一套基本概念则显得尤其隔膜。这增加了读者进入钱宏兄作品的障碍。当然，我也完全同意，

任何思想的革命，都是从话语方式的革命开始的。也正是在话语方式这个层面上，钱宏兄的言说的确有点儿单口相声的意味。

不过，仔细倾听这个单口相声，你就会发现，这并不是言说者的自说自话，而是准确地切中了当下中国的问题。就我的理解，“发展上的生态文明主义”，即是对中国持续了30多年的增长模式最好的解毒剂。在中国持续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环境的破坏及资源的消耗触目惊心，如今更是达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显然，这并不仅仅是中国式增长的问题，更是一个普遍的现代性问题。所以，我揣测，钱宏兄的生态文明主义有更深和更加广泛的指涉。如果说，生态文明主义已经被别人用别的话语方式论及过，那么，“社会共生主义”则是针对当代中国独特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在过往的30多年中，比之于对自然资源的剥夺，中国阶层之间的剥夺程度也创下无与伦比的记录。我曾经论证过，在相当程度上，中国的经济奇迹就是建基于这种剥夺之上的。但正如钱宏兄用常识论述到那样，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否则，经济奇迹总有一天会戛然而止。所以，在经济奇迹还没有完全退色的时候，最大限度地消解剥夺，实行社会大和解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的当务之急。改革30多年，是经济高速增长30多年，也同样是社会矛盾及仇恨积累的30多年，看不到这一点，中国就可能重蹈治乱循环的历史覆辙。我相信，钱宏兄的社会共生主义不失为重建中国社会的一个新起点。在这一点上，我与钱宏兄心有戚戚焉。

在解释“大文化战略”的时候，钱宏兄提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重建”，看得出，钱宏兄已然察觉：中国的问题已经不独独是制度和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哲学与文化层面的问题。于是，进入“背景主义哲学”与“重建中华价值范式”的思考，就成为钱宏兄自然而然的精神诉求。

《中国：共生崛起》一书最后落脚到文化创新——“重建中华价值范式”上，重在提高中国人思想力水平，通过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滋养新生代国民的胆识心肝与精神自立的种子，钱宏兄寄望于“80后”、“90后”、“00后”成为富有“全球视野、东方情怀、善待他者、和合共生”精神的博雅淑女、达人君子。

这似乎让我们又回到了“五四”时期。不过我相信，这一次文化和哲学重建（如果它真有的话）将不再是“五四”时期的照搬与复制，而是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主体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这都将是一桩艰难的事业，但同时，这也是一桩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值得的事业。我想，钱

宏兄无疑是这桩事业筚路蓝缕的先行者。他的“背景主义”哲学，连同上述“生态文明主义”、“社会共生主义”一道，可望成为中国人贡献给当今处于又一世界历史大变局前夜，亟需新的智慧引领向前的人类的一条新路。

我也曾对他周围的人说，钱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贵族，大家需要对他加以呵护。在未来，钱宏兄还将继续是一个局外人，但是我真的希望，他的言说不再是单口相声，而是更多人的合唱。

忽然想到，孔子有云“侠道知忠荃，礼失求诸野”，王充有训“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谈者在诸子”，正与现代耗散结构开放体系的理论诉求，竟然是那么相映成趣。

是为序。

2008年9月28日于南京

*作者：袁剑，新华社特约评论员，著有《大裂变来了》和《中国证券市场批判》。

代自序

我也有一个梦想

我没有个人的野心，可我也有一个梦想。

正如当年美国的马丁·路德·金说的“I Have a Dream”。(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nation will rise up and live out the true meaning of its creed: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And if America is to be a great nation this must become true.)

我也有一个梦想。

我梦想有一天，中国近百年来、60年来、30多年来，无数革命先烈、无数和平建设者，以及当下中国的全体精英—草根们，用鲜血、汗水、脑汁和身心灵焦灼……换来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明规则，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名副其实、文行忠信地运行起来！

我梦想有一天，中国人从二人世界走向仁人世界，从私民社会扩展到公民社会，从理性经济人成长为仁自组织人！

我梦想有一天，中国人也能发挥公民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以超越世界性二元思维及其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施恶的三大极限！

我梦想有一天，中国与世界互助、互信、互联，又协同、协商、协和，一道走进共容、共栖且共生的时代！

我梦想有一天，人类从被工商文明宠坏的惰性和奢侈攀比的蒙昧中醒悟，用共生价值观为一切硬道理导航，创建一个共生的世界，趋向生态文明的健康、简约、高尚、可持续幸福而富有尊严的生活方式！

我梦想有一天，中华民族的良知、文明、共生，也像法兰西的自由、平等、博爱，像美利坚的民有、民治、民享一样成为全类的共同理想！

为此，我将全身心地致力于一项有影响力的人们的事业。

我对此坚信不疑——

如果中国注定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个梦想就必须实现！

如果中国有影响力的人们，足够自律而自信，引领他们的追随者们一起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这个梦想就必定能实现！！

如果要问中国如何影响世界，那么，就让这个梦想变成现实吧！！！！

当这一切变成现实的时候，我和我的家人，将重新正常地行走栖息于自然山水天地人间……

2009 年 10 月 31 日于北京团结湖东里陋室